劉氏鴻書

第六十卷

官職部 乙

總論

有虞夏后　除笈　三槩

考察　還債的　爲公入相

狀元宰相　三途議

宰相

申屠嘉　公孫弘　相有體

諸葛亮　麻婆　蘇良嗣

郭子儀　又郭子儀　紗籠中

卷六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官職部一

總論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明堂記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深國家滋昏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亡者權之故

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 原始秘書

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評事出緊赤尉坐緊立緊者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出緊者以其銜恩按覆彈射不法也坐緊者以其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故係號三緊官又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爲之故俗號三緊官 山堂肆考

成化中用吏部尚書李裕言外官考察自貪酷老疾罷

欶之外復設才力不及對品改調別省嘉靖間用吏部
言才力不及外官調用俱降一級 鳳洲筆記
僧惠陳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
太倉興福寺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
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
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少有過犯輕則
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
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邇來聖恩
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
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

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固是儒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省之不能無愧

漢世五為三公者胡廣四為三公者楊賜三為三公者黃瓊楊彪唐五入相者蕭瑀裴度崔胤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五季三入相者馮道宋五入相者蔡京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士遜文彥博（幷州）

宋時狀元為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

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定穆二入爲尤盛 翰林燕語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上各以所長奮起間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腑臓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韞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卽有長材異能多束於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

論材者覩初制如彼今病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黄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旣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於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

自異不分則趨向不定吏安所勸乎懲故曰上過也天下之人既厄於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印偃傲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夫國家之於科貢非薄也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薦而六館諸曹漸而落臬假使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柰何薄之耶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耶愚故曰下亦過夫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於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

以實聞是梯僞也國家闢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是借賓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務明致其情而實徵其跡毋泛濫以贖于君上之聽果賢也果能也請毋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泰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効者坐之爲宜略倣其意抉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貴勢免不以彌縫貸人心庶乎其知警乎是法也業已有言之而莫行行之而人將病其苛不知當吏治久偷之後綱紀不振之日非大有所懲創以破痼習而挽弊風其勢未可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

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羣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與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挂名其中輙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制科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卽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之士柰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說者曰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於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

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蒼霞草三途並用議

宰相

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嘉常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府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

弄臣若舞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史記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

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職官分紀

漢諸葛亮自較簿書楊顒諫曰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炊爨雞司晨犬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主之道也 蜀志

盧杞少時與麻婆同賃居婆與議婚三月有女子輜軿降空呼婆與藥丸種之生一葫蘆大如甕婆劃爲二與杞各一俄時風雲忽起以杞乘葫蘆而上至女所入水晶宮命坐曰吾太陰夫人也郎君願留此乎地仙乎宰相乎曰留此女郎奏帝朱衣使來曰杞人間宰相也女

失色令婆領回推入葫蘆中卽至舊處婆與葫俱不見乃知麻婆女仙也後果爲唐德宗相太平廣記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捽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也唐史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相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

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胸捧手揮涕曰非兄長者得無疑乎 談賓錄 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欲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對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外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搆隙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里啓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

閒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隷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雲景曾爲公之吏使後除潭州都

督將辭畢曰不獲見夫人王氏及趙氏愛女乃謂雲景曰汝第去吾爲汝言於令公雲景拜於庭夫人傳粉於內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喫飯處趙氏女臨堦濯手令雲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雲景始趨而去矣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犯京畿子儀統衆禦之至涇陽而虜巳合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在曰懷恩謂吾天可汗巳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迴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戎

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
敵柰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
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
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胄勞之曰安乎久
同忠義何至於是廻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
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書
令圖形凌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壻
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孫問
安頷之而已事上盡忠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
處必得志前後連罹幸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毁百端時

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廻顧亦遇
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
至魏州承嗣輙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
若干歲矣今爲公拜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
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隷始光弼齊名雖威畧
不見而寛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
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
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
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
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

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談寶錄韓琦相州人弱冠舉進士第二殿試祥雲捧日太史奏曰當得賢相活饑民一百九十萬神宗題其神道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圖繪傳天下名山藏

唐李藩字叔翰嘗寓東洛妻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不甚盡禮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愁悶𨓦詣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曰公乃在紗籠中豈畏此迍厄更遠亦可李問紗籠事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一旦來詣旣去際晚又至云朝來看公歸困就寢夢見舊使庄客卒

已十年其問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三郎當直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祗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特報此好消息李笑而謝之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不得爲宰相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曰並無及李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則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爲相　逸史

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

次爲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

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綱目

時西北用兵宋帝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

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上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
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
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
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
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
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詢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

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大尉中書令謚文靖宋史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

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恩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太平御覽

宋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王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將相皆得人矣綱目

章聖即位萊公守青州上欲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否大臣有不悅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惟聲色是娛何暇念君父耶會遣中使撫巡山東上曰往問寇準安否北還從取朝見表來以慰朕思公再拜泣而謝使者曰良馬善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耶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乞歸陛下若不棄臣朝召夕行也要君之章實未敢上既而果召還領相印　史編

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

讀之至不學無術語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綱目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舒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荅者談苑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詔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通鑑

宋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其堂上扁金牌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閽吏曰五相

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名談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堦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門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紀聞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林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司馬

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夫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方卒 宋史

諸曹

冢宰 侍郎 都御史 大理卿 京兆 吏部郎 黃門

明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者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堯山堂

熙寧間傅堯俞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吉人良士及薨宣仁太后喻近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嗟惜久之兩宮皆

幸其第哭之慟　本傳

宋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遷轉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曰豈不勝汝枝乾乎聞者大笑按東北方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輙便槁士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北堂肆考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

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齋公氏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一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未是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賓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

南丹令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
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耳談
趙綽爲大理少卿將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上以爲
厭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
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
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
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
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
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
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與撼天心何論撼

永上乃止時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隋書

包孝肅尹京兆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辯我與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問罪果付吏責狀因如言紛辯不已吏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爲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咲人謂希仁咲比黄河清 筆談

晉何叔度義熙中人清身潔已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

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别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見聞搜玉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隋唐嘉話

魯國陳正字叔方爲大官令黄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御食以髪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髪怒勑斬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甑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髪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戲肌刻骨曾不能斷髪

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旦臨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月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乃罪黃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第六十二卷

官職部 二

知浙利病

郎官　中書　博士

顔駟　人瑞　枋頭失利

唐邕　馬周　王勱

岑文本　不受賀　叔孫通

祭酒　附太學生

辟雍　祭酒　署祭酒

橋門　天下儒師　宋訥

李時勉

太學生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illegible]

官職部二

學士

學士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三也改賜内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現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勑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矣翰林燕會詩序

韋綬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建德宗常幸

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唐書

宋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搆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宋史

晏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飲宴公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呈上諭曰近聞館閣臣無不嬉遊戲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受之意公曰臣

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大用 言行錄

眞廟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被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張大年爲閑忙令云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集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

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宛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拊掌錄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也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略不分訢竟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尚書驚曰劉進士何爲爾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

立輿臺胥假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第令
遠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
與冠帶歸内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
還閣中即一日間也 九朝野記

御史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
豹直 通鑑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輙用白
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然未聞有黃簡者矣 丹鉛
總錄

周輿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

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寮揚搉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司馬子瑞爲中丞選御史

監察御史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奸猾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寃苦不能自伸者王氏彙苑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

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情逆御史之名唐新語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温造於閤内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綱鑑

宋范鎮字景仁知諫院仁宗嘉祐初得疾未有繼嗣中外危恐公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請

建太子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山堂肆考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也元史

明正統間御史盧陵孫鼎篤信力行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揷花掛紅鼓樂導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菽園雜記

邵玘蘭溪人明永樂丙戌進士襟度軒豁有膽重家貧

力學中鄉舉人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注目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復致意焉旣中進士卽擢爲御史旣而點兩浙巡按推舉皆不得人上卽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 漱石閒談

郎官 中書 博士

漢武帝見顏駟厖眉皓首問何時爲郎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老矣久留郎署實用此 漢書

唐鄭肅字仁表爲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恃才傲物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山堂肆考

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有比部員外松幙紀聞

晉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著三國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刋改之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私改之綱目

齊主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 北齊書

馬周字賓王太宗時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

不可加一字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縱貫

正應此耳天中記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

受册有司撰儀注忘載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

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舊唐書

岑文本字景仁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

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

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童六七

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

古以譴免職頊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與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日受弔不受賀也
史略

叔孫通爲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曰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會長樂宮成諸侯皆朝十月儀平旦謁者引以次入殿門自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讙譁失

禮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 史記

祭酒 附太學生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故謂之辟雍也 白虎通

胡廣曰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爲稱舊說以爲示有先也 綱目

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邑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纂海集

光武始見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文獻通考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慄然

元史

祭酒宋訥剛嚴當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不欲數召煩勞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廉幕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

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上
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皇明實錄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
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
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
五經各一章罷設酒饌奏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
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
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

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寓圃雜記

太學生

按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迄無止息之期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事無不玩愒廢弛而太學爲尤甚祖宗朝最重太學愼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自時厥後其法寖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無復教養實意彝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

撿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皇明通紀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文獻通考

紹興二十五年以趙逵兼普安王府教授逵時爲禮部郎及引對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並聽

勿以微賤爲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之續會要

鄉學 附秀才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陳爲冀州刺史舉秀才琰時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幼未合此舉琰曰昔項槖八歲爲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卿與崔杼近遠琰曰如公與陳恒相似天中記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踈恐爲秀才笑耳

即延之坐齋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彘肩一指分爲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狠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眞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齋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史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說海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辯士往召降否即與約戰開封府學生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晏呼白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饗應無窮白敬服或云白即其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爲主云賊取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千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於官曰往時弗卻者爲老母計今既生還而受此是以貨行非終王事也彭公歎賞聞于朝說聽增記

成化癸卯春憲宗命內使王敬索珍翫於江南諸郡敬

至蘇召府學諸生爲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鞫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貲遂謬以完爲首將有貲於完適完魁鄉[illegible]得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爲吏部指完以語諸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薇者得選御史續皇明通紀